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下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悼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鄢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徵趙姬生樂陵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爵改封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安溪先生云操浮氣何其盛而善多才子乎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曹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梁麦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業建安十五年權遣使隔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

已下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安歸也置此刻疑筆法中本有此事

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

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藏之庫吏見齧是

倉舒之死正在軍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安溪先生云不成言語

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

以盲人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

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鼠齧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誠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爲沖微刑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寬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宥寬有之辨察仁愛出性但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　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似屬之一病也

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

言則流涕爲娉甄氏

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子不以賢沖雖有才智猶不宜立況七齡之沖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亡友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七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儀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亭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之祭魂而有靈休茲寵榮焉　哀哉　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曰其分也若使倉舒在世亦

天從南監本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以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巳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進尊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太和六年改封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上和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璧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懿工匠所作王悉不納朕以親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和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雖王以大歲用無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和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素保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捨益忘寧息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戈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誡乃至於此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之法皆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仰足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哉斯善）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得微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酇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卫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稽）

民潛縮東妻
休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補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慝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卑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子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虞叔歸矛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道眞玄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崇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武帝紀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削戶二百五十之極以厥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識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必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也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

安溪先生云深知王心不得不懼也

袞保身之哲勝于陳思

從伯王之靈

曹改

及公南監本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且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暁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閫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閫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嗣侯大鴻臚持節與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宇嗣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琰爵謚曰休公其餘如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子替侯琰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賛弟壹紹琰後景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琰爵謚曰休公其餘如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九百戶

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鄄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高平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爲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諭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者侯不朝之令朕感詩公棠棣之作嘉采救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守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飲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聰明之質加受先帝顧命欽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競競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二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避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叛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連邪謀圖危社稷行悖戾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辟朕惟公族刑于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白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翕東平王灵子

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形似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喬疇昔謬同位情至過昏衛分雖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共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益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閒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慕玄寂令神王是以守空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鄫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鄫侯二十二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蘭爲鄫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三千四百戶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翕遣世子晃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現遣至其假世子印綬加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原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騎都尉賜服三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愞很少無寵

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

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氏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千上古漢文

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

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

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

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

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

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鞏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諡三年子殤王壽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鞏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鞏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二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闖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二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矣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成功非親無與守業親親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難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鬬鬩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有難關門反拒股肱不救腹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爲之用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並用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治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曾戴之恥隧遏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農逆宗嬰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湧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寧滅於趙齊親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與齊楚憂懼滅亡睚眦相鬬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王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催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贏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親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咸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夷刈肱股獨任胸腹浮鼎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叛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刓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諸謀趙高自幽深宮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初參山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離枯朽者易爲力埋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猶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新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嘗鍾文景由覽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

彊字蒂字從南監本

袁漢先生云以秦喻魏當矣

後從南監本

義同南本改授

袁改南監本

三字從漢書諸侯王表校正

安溪先生云典午之事右視之矣

從事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以時給足制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矣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己漸之所由來也哀平之際也定傾移易之會王莽於已成絕漢嗣於既絕得爲己姦或乃爲之符命稱引天文歸功德豈不哀哉斯蓋非守文之力耶由斯言之非宗子彊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

王衞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

[illegible]卧曹爽爽不用[illegible]天下使[illegible]黄門[illegible]

[illegible]

此附宦豎者深怨惜宦豎以誅逐將伐已位者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而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權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九於白登。其餘梟夷鴻定。若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寵以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州蒙將軍父子重亂。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未相干。此知張隱假爲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隱虛僞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祖嘉其計。遣使迎之。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七。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綦者不信。以巾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此皆言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宜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特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暢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粲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体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侍中

王粲作算術

安溪先生云。姿性絕人。蓋謂此等

以此獨爲粲立傳

九月魏諷反。十月軍還洛陽

疾不琳行 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不權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辟司空掾屬軍國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祖長瑀名下應速記偏促乃逃網竟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爽爽天門開

卽已刃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精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臣松之案魚氏典畧辇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遯役不爲曹洪但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纂爲魏公而云竊歌舞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徽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瑀作諸書及檄章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痛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拏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徒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喜中至司徒掾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也 瑒又著漢書曰場字伯寧梁宇曼山一名基少有清木以文學見貴終于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楨醪酒楨辭酒謂其後酒苦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曠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蛛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

和復使吳質諦視郭氏曹氏家法安在耶

乃收拍滅

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悟治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也

安溪先生云玉亦能為賢者服如此

此與文選所錄殊為不同疑有脫文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

之良遠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汝南劉楨皆一時之俊也

瑒東平劉楨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幹有齊氣質而不密瑀有隱思而無逸勢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琳阮雜以粗猴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自荊川批點

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或作子悌

收博學有才章文善著

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劉太祖素聞其名召以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降淳欲使在文學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持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受論載皇以來名臣名臣德行及其所長當官處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之命剛幸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所復言及其所短亦復如此童齡語其多融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士不盡意立太祖既有意於植而淳復論植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每正色爭之爽雖不能聽然重其公清憚其彊直以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公幹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籍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簒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老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簒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簒容貌瑰傑不羣而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不與人間事博覽群籍尤好莊老老莊而尚奇任俠使氣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毀瘠不率常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秉衆軍以疾歸田里嵇康呂安相與善簒亦預焉景王之輔政也引簒爲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徵還崇之簒以世多故祿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遂得落世事皆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臼相對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翛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發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人在須臾靡將復降富貴何可常懷何必終久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順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曰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譖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曠寡欲卻名京邑爲太子庶子時又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喜怒不形於色景元中坐事誅

安溪先生云此非昏而無罪之理也

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康宁叔夜案嵇康譜康父昭字子遠晉軍帥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與其所生也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逝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嘗採上占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曾玄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未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遷于譙之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錄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曰會稽河南向秀稽兄子嵇喜康與兄異母兄登喜康同居門內之中陽縣與之游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又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而未由口出訟言飛謗誰識其由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仲尼名丘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稽康臨終之言曰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與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仍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歎曰昔袁孝尼從我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又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而未由口出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仲尼名丘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稽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七寧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遠宁本

姓名南監本作名姓

仕从南監本

光從南監本

性南監本作至

民從南監本性

雩義門本改

北從宋監本

飲食從南監本乙

道心遺民者百一十九人

孝尼名聿

孫公和司空焦孝然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罪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離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于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景見褒榮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景初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興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時並以文章相好質在東阿與曹植書曰僕少好文學及長見海內辭人多矣公幹元瑜之徒發言盈庭下筆成章揚子雲之流不復過此二子者可謂人龍矣德璉妙於連類文不加點時有應機捷才之譏然其隨事答對亦可以解紛釋結也　質別傳曰質爲人短小白皙有才學文帝爲五官將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

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客前止宿質輒起避之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留在孟津小城城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離曠官守有闕願言之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酸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何念如之時可言方今難實紀辰景風扇物感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鶯而流北遷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

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二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未遂良可痛惜間嘗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逝者有百年之命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二逝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但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
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諸祖
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
說肥瘦眞貧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
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眞愈患拔
丹汝非屠机上肉矣質在爾不搖喉咀爾不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敗壞坐諸將
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
姝自謂不終身志氣甫壹餘何意中見棄棄
死名不書慷慨自傾倚庶幾烈丈夫太和四
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常盛儛驃騎將軍
相之末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
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
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宇溫舒皆尚書應子康
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早夭云

南皮簡游何至緣肥瘦罵坐

天下以司空二句未詳疑有脫訛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入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穀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宮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各擁彊兵雖懷附內本不可信司隸校尉鍾繇乃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爲起無雄大下意苟安樂日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若難爲旋踵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錄自與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關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覬益重覬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戶閿音聞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萬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貔貅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掌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長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誓定與亡國分治無以爲異也堂人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微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務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大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尉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
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漢有禪代命勗爲之勗前作十二子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敎并領本職數加特
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值天下大亂遂留荊州劉表以爲上客表卒子琮代立勗復爲琮畫計琮不從
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顯聞年五十餘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
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尚父欽奇士世篤其藩仰儀
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別傳曰岳美姿容風儀以才幹發名其所著述清綺
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從父岳別傳曰岳美姿容風儀以才幹發名其所著述清綺
量爲名水嘉末爲河南丞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粲於興門北以文章顯王象事
俊傳凱嘗論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以文章顯別見楊
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
扶風內史懷煌宋膺並善神書瓘子恆寶有盛名爲太子洗馬早卒
劉廣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師事同郡許慈胡潛慈潛於譙周堂上頴川司馬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可教孺子謂中道聖童曰知不廣兄望之有名於世荊
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
正諫不合收傳告歸廣謂望之曰趙殺陽嬰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
簡子欲專天下
調其相曰趙有簡難晉有鐘聲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嬰鐘陽而問政
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牲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
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牲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
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嬰讒鐘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質而
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離其罔羅故刻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
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焉歐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
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天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
之象形故君子違陽其類者今彼已殺吾親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既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廣懼奔揚州廣別傳載廣道路爲賊
謝劉表曰考躬過家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孤桓文之烈孤德薄負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搆昭前之績中
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廣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
之譖嫉之大慈既往之分門戶殄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
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樂有旋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傅子曰
表既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近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
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近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
二士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
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廣通章書廣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葦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異若彼之高而惇自屋如斯之好荀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彊霸）厮匹夫之節成魏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霸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廣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衆心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勝自毀下趣實以致敗也自漢興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狹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不初以亡而一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匹夫大呼而社稷用嚮是力鄰於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而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撐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廣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廣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廣別傳曰初廣弟偉與諷善廣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前魏世沽名者也卿其愼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徙署丞相倉曹屬廣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燃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
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廣別傳載廣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具才難不其然乎明
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益亦無幾戮辱大臣父卅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
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實難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間不可勝言轉易之間輒有姦
巧絕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
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佳者本法也憂公也卹之
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耶長史之所以爲職無曠陽者近頗以州郡
民也此三事者咸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史挑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必集
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物長史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夫本而統末哉
以爲長史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各事者
皆以戶口辜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
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部司之監參譽妄歌可得而書事上太祖具善之廣
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廣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太守阜子脩字仲彥　晉陽秋曰脩有贊世志
少惠帝末爲豫州刺史脩胄胤不顯皆盛名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日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宰
字伯陵陳留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
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容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十二月合朔旦
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云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朝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太朝大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襲有之
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
官告變而無權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登是將處大災罪已之
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晏服御坐門閤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
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詳庶後建元故事
却元會若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薛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
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
即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
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此以上三事相權
言之爲更優
將猶將也

類書疑皇覽為祖按楊修傳注中所引略魏皇覽凡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皆稱黃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南監本無具字

亦安溪先生改非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誅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馳前趨揚聲進道震耀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旗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思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賞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又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惛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撰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不就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選名儒時舉裴任侍中並無所就卽龍父也　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掾軍魏國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楷徵祕郎等並皆顯達

龔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

龔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洽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幷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知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二州以是識統大略而不能盡用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好刑名之術以輔御治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好刑名之術以輔御治道書令荀彧領典選機如士愛其門統名聞紹名聞紹名聞紹

徐幹脩減要是曹氏冤臣詩以言志固不碌碌也不得遽着墨之命非偷過

不怡八王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龍堅畝揚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先熙駿驥骨法異伯樂翹理之但當養利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樂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誰言吾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筆竟不得遷卒于祕書

孟康郭后外衛屬始仕見輕晚為民二十石之奧部安平尚當時旨有胡康也

傳曰知子莫若父異哉初中爲侍中

盧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謠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傳觀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祯康才何如祯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純必有負敗後果以邁見譴

傳楊偉見

曹爽傳

尚書傅子曰魏初名臣子少有重名爲士宗共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泰初一時之俊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乎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安溪先生云古人擇交之審如此余懲而監後患哉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

太平御覽傅子曰嘏神爽有識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傳觀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祯康才何如祯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純必有負敗後果以邁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良誠

尚書傅子曰嘏神爽有識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傳觀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祯康才何如祯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純必有負敗後果以邁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太平御覽傅子曰嘏神爽有識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傳觀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祯康才何如祯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純必有負敗後果以邁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虞典

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整齊皇祚埽除凶逆爰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爻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畀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主南監本作士貢作貴

立南監本作務

主從南監本

方今九州之民愛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蝦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靡矣晏等遂與蝦不平因微事以免蝦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七其民與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寮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蝦立司馬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朔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舉若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蝦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總教爲本然持法有所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伺讞而得其實不爲小忠有所薦達及人有益於民皆隱其端遊者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史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蝦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革於今猶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違易尋議者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蝦蝦對曰昔天生烝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蓋以百姓之命不可以委一人也是以聖王建國諸侯以藩衛王室分土拓境闢地千里等爵五品以序尊卑使德足以綏其民威足以震殊俗則能永保其土世祚無窮周之所以八百者此也及其衰也上不制下諸侯背畔不朝貢王室微弱不能征討或兼并以強大或交通以侵陵或篡殺以爭國或大國侵削小國小國不堪大役則流亡以自竄或糾合以抗王命或阻兵以保其民或負險以不賓或恃遠以不至或外內以相圖或上下以相疑或以臣伐君或以君誅臣或以小加大或以下犯上或以強凌弱或以衆暴寡或以邪干正或以賤妨貴或以親間疏或以新間舊或以讒害忠或以佞敗善或以淫破義或以貨昏德或以色亂政或以私恩壞公法或以小利失大體或以姦欺誣或以詐偽成或以威力劫或以兵甲危或以權勢傾或以刑罰酷或以賦役竭或以土木極或以玩好窮或以嗜慾困或以遊畋荒或以沈湎廢或以妖夢惑或以卜筮疑或以巫祝亂或以鬼神誣或以符瑞欺或以祥異怪或以災害傷或以饑饉亡或以疾疫死或以水火滅或以禽獸害或以寇賊殘或以戎狄滅或以夷狄侵或以盜賊攻或以兵革動或以徭役興或以城郭壞或以溝池廢或以禮義闕或以刑政失或以風俗頹或以制度奢或以儉約泰或以文章繁或以質素闕或以學業荒或以武事弛或以法令煩或以教化簡或以官職廢或以賞賜濫或以刑罰加或以恩澤行或以威令施或以賢能興或以不肖退或以忠良誅或以讒佞用或以公道興或以私情廢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御標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
虔戡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虔曰嘉平四年四月孫儁死征南大將軍王昶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
勝齊陵曾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始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益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
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聚地固彼之巢窟其
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橫截衝要相時而動凡此二者皆取敗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以來出入三載非徒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牟攻積行之計始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
凶同患若恪蠲其煩苛大示寬惠則江淮之民不勞而定矣今邊壘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
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大軍無動見機觀釁未許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裔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奮其肥壤使遲耕墮十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覽隙時間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佃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矣之前爲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貪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出不虞
永散死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孝文納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踐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與亦時之
陛下聖德補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校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舉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
月詔祖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巨戰大敗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被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 顏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臣松之以虔前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徼射不計利鈍爲本幸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盡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以爲淮之備誠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汗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鍾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
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傳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

山雖耕渭濱與食何利之上
孫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即南石之言耳

名使習于洫道則亦當有其備矣又不可執南石之料吳謂後來亦無其事

三千字南監本俱作乾

特從南監本

之通監作立

提宋本作持

寫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惟取友之亟鑒亦時當以之自省自箴也

玄以名重致患實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都而鍾氏之敗形影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于愛憎奚擇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于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于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進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

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管仲曰管呂是文重相秉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厠世語所云之相違也惟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智淺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幷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

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袁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善相與終朝典俱爲名臣子顗

陳評未爲失傳綠達見成敗耳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祁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祁字子玄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祁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寵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爲傳嘏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爲褊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扶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嘗戲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墾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名聞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前以植而問臣臣誠感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與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可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兗等數不勝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嬰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北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

水經注引長沙耆舊傳植爲趙郡太守嘗有遺農粟于路者行人挂農粟手樹莫敢取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基諶字季方潁川先賢傳曰寔德優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後爲參軍以老病還不屈節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紀諶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深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線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子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謚又混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永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謚之

彰群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磐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趙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時以羣爲知人除蕭甚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則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文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

陳鴻臚之論原於班固刑法志班氏曰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復生可加於仁恩也至乎宮割淫穢之罪則加之以重誅所以禁其邪惡也故刑者威萬姦而民既不畏又曾不加刑輕之所致也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詭文致微細之法悉刪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埤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一于天下自喪亂已來于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德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illegible]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明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illegible]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國積之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其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蔑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安溪先生云若非長文子丹必矣袁靖葛公固兩棄之眞乐關中必矣惜哉此機

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虧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帝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普天下有三百七十七萬戶則戶不滿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乎過矣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恐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貴人爵大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龍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礩之奉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不務後嗣此乃魏氏亡有災罰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未聞有所以大興益無所復增之眯得失之辯哉使自代之君睹於奢儉之中無以知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廣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曰廣名臣奏議書名始于此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廣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始從默默正始中詔擢羣郎上書以爲名臣奏議郎土乃見羣諫爭皆數息焉泰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失道唯恐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爲直士未爲孝子謂羣於是乎信者矣

泰字玄伯 高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人多奇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於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悞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救其城雖拔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句字寄宇其字皆从南監本

南安作陵南監本誤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夷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趨使涼州軍至枹罕討羌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非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劒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提宋本作持

西從南監本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請官救兵當須衆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由於不意若不知救卒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受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迴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壞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郭迴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故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吳
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
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自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
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
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
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
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
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謂公南監本）（晨夜句疑有脫字）（緣字從說技）

諡曰穆侯子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於舅令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如常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諺稱臣子事君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太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斷賈充耳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誥矯還曰聞達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許遊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臣許急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弼之矯辭曰本國倒懸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畢乃剣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以爲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旣踐阼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比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小惠君以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制之在君帝曰善

世語曰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鷟曰昨卜意解故已下以金五斤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

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無此之類薄謗議之言難用衰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廙位郡守九卿所在輒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鷟咸熙中爲車騎將軍

秦晉書曰鷟字休淵爲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矯爲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鄉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子恭汲郡人初爲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綏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瓚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埶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宣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

行勇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許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之言百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旧即旄也古字通

南監本無奏字考也字乃南監本增

明從南監本增

千乃南監本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襲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詭之行不拘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安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辟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舉兵之與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令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先登利身殁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償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見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資以烈節垂名

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咸以爲宜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良偽僻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放漁父爲大師布衣厠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

圖字從南監本增補有婁云圖人姓也謂高下相懸

甄郭出拜忘爲豈況盲拿耶魏君臣不離是盜賊

厥字從南監本

津字從南監本

呵從南監本僧兄弦三字從南監本

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勞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以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虎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壽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安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魯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二子祇楷子權字伯輿晉太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亮賤之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湯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同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敘能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墾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嘆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

劫少帝奔小平津楨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楨獨正言語在卓傳楨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孟子稱而仲尼閱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永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異飢荒養寡嫂孤兒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雒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慮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良牧豫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
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左
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
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還爲司空固推
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
綬進爵爲公增邑二千三百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
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尚書珽泰山太守

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淳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淳高朗經博有美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彥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有字能御覽補
處字據宋本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表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地本初兼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服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而辟寧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陷危（臣松之案漢書及紀曰陷於死亡之地陷音是注曰陷音鹽如是屋簷霑漏之謂者是也一曰溺也曰陷音胡牽反）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於車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延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與尚書令諶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謀字子諒溫嶠表稱謀清通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郎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官剛斷骨鯁矯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評曰相階識親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郎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官剛斷骨鯁矯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當考廉潔之實無飾儉陋之容

衰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目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制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抑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超無蹄蹏之刺退免採莫之機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忠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開邪存誠之通和洽之言於是先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操察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讎玠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魏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係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滅也太祖克張繡洽陳便宜以時放軍徙民可省轉穀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正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人食者衆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安溪先生云胡說之甚嗚乎後世所以來譏侈長奸邪者此也

奉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率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誠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龔論曰簡侯子禽嗣離禽音舍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封植嶠獨然不群於貴門郎中賈充謂嶠曰卿與叔夏侯太初俱以高名並見海內而太初每稱卿之能卿不如也嶠曰太初雖有名而華過其實不如嶠之篤也充以此爲損於太初而性重儉名嶠輕侈之以此爲損於嶠當世致位尚書令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家雖豐富每服於太初之儉嶠弟郁素無名嶠輕侈之以此爲損於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侈之以此爲損於嶠當世致位尚書令轉尚書僕射加光祿大夫郁以公卿當世致位尚書令治同郡許混者訥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劭字子慎汝南先賢傳曰召陵時乃改焉臣松之以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杖於編户之間擢郭子瑜等皆之吏援楊孝祖衆和陽士並大賢者皆當世之令譽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秀先崇難提之行而廢身清約此爲深識治體而非立異同之論以苟使已私也

後漢書言劭從祖敬子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詢事官官故自致台司封侯穀遣請劭之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棚疑相之訛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許棚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鴻臚爲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由太常爲司徒四年許訓免橋玄代之玄爲司徒名輩在李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棚顯川郡人當時所謂義兵如此此又生穀十卓也虎疑即匡妹壻也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遴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裹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柄沉没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閻閭柄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吻曹饗餐放流潔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卓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益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卓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往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十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寧子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經耕鉏其妻常自饋飧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何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樝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臣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臣臣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貨貝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秦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鎭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

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畧曰林性既清白嘗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澗達不與林同數數鬪林過吏聲不以爲可林夜過吏不勝漏叫呼放敎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間鄉爲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兵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大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少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長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畧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尹太傅安見林輒欲踧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畧此語與本傳及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嗣弟靜紹封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嗣坐稱疾司馬文王所法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破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

守不之官轉鄧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司
洗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宰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
竟棱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深爲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淡泊曰痛乎我幼沒父子祖愼劫人邪
初茂同産兄黃以十三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與繇
或以茂爲毫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官歷掾黃初中爲成皐令陵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米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
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研材伐木作筏有先就者呼後黠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誡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尚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
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讒於囹圄於是養生送
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相虧不棺不如速朽此言備學廢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大歸爲一扈萬物爲狗該
贊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若天爲皇没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
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斂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潤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
葬貴無金珠鱗押玉牀象衽殺人以徇曠穴之內銅以鑄鼎銘題其上欲使後世遂知其骨肉
歸於土精神反於天各返其真乃合道情是以布衣韋帶之士咸慕其節王公大人或忘其貴
遵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竟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
才質淺濁汙於清流昔泰國思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未從
習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待隆没即以道化之雲神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
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
舉屍即焰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
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牖下日々
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蕃鮮車黃牸牛布被
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
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
不置如所忿將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
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
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
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
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苾衆未之知惟俊言曰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逕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姊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真純精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姊弟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奮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司郡審固陳晤衛侯本皆出自兵伍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察行事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帝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帝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實汝陰太守猗字公產尚書普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　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爲俊所知收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秘府令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門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滅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頓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出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五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賦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被鞫出書印封加敬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猾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臨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嚴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乞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指經一日乃密起迸竄為市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詣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侍御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今苦歷年如此根答曰用施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忍也還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龔遂閿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龔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龔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龔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龔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龔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數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龔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龔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攻曹相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前後又薦龔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俱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龔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龔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龔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龔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先從八萬餘
皆孟知此地之
難与蜀爭預
為之所也

避強謂弃
巴蜀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遷雷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遷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雷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殲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誅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曬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繕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其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緜絹不調送視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緜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徼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緜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緜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遝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索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　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時干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宏遣將詣太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業累重立善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衆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徐晃時為平寇將軍遷字誤也

敵方乘勝若皆促解圍士衆豫怯輕動而敗即後至者望風奔北不能禦寇矣見之成功賴儼能見兵勢也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嚴又手上車發到輒上忘恃其常所服藥維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但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修細行由此爲文所不禮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主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空以兵威迫也遂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弛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郡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太守頴川鍾繇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洛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薨墓中惟置一坐一尼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嗣子也能屬文遂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尉卿名大將軍曹爽辟秀為掾秀見政事漸弛數陳時宜爽不能納及爽將黜魏帝曾幸其第爽兄弟皆侍坐帝謂爽曰此間敞朗可時來遊息爽不答帝又謂曰此間當復小勝於洛陽爽猶不答帝還宮謂左右曰曹爽兄弟將不全矣秀出為冀州刺史入為大司農轉太僕進封侯遷光祿勳秀雖歷顯官而性節儉家無餘財每賜賚隨復散與親故或以譏之秀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非新婚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繼藜菽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也留以遺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乘日而參其家教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庶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迫如此而已修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子秀嗣遺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坐一尼

可對王充無外家

可對時苗留牘

摩陂之役蓋隼毅叫之衆以解二城之圍公勳實我

有雅要容疑有訛

具從南監本

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專然謙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廩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咱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殽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其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石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馬胡東縣人也馬胡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除幹好擊劒義好辨護喪事馬胡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寓荊州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馬胡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嚴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流令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亢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幷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鄴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虎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木肯也　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宛敗在鄴宣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濘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劒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上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納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語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瀆腕褌纏褌面纏及其原褌脫不下乃拗而去帝門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怨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昌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　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硕交惠陽親拜朗母于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踊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衆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士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隱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寓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陽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韓崔高孫王傳

韓暨字公至南

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

謀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肅資積養陰結死士遂追呼

壽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遣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安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筒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祔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豐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烝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土藏論曰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楚國先賢傳曰孫叔敖病將終謂其子曰王數賜我美地我必不受汝必請寢丘之地其地名不美而可久有也楚人鄙之故至今稱之）故君子小人同歸於盡（孔子曰君子小人同歸於盡其如命何）是以達人通其分而不苦（莊子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也）故能審終如始（禮記曰君子慎始而敬終）令名不朽（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豈不美與（論語曰子貢問曰賜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也）暨清貞履道（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行不苟合（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言不苟出（禮記曰君子言必有中信必有主）進以禮讓（禮記曰禮讓爲國）退以恬靜（老子曰恬淡爲上）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記曰儉則固禮也）禮制以時（禮記曰禮時爲大）敬聽皆盡（論語曰敬而無失）以時服斂（禮記曰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不設冥器（禮記曰明器鬼器也）慎勿有增益又上農務不宜勞役（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後世以我爲戒（禮記曰後世以我爲口實）展從謹旨以聞惟蒙許（禮記曰許君子之不奪人志也）不敢違命（禮記曰子從父命）既葬三中（禮記曰三月而葬）皆如故事（禮記曰喪事雖遽必有容）有所褒賜（禮記曰賜爵祿）皆固辭（禮記曰固辭而後受）楚國先賢傳曰邴原字根矩（原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郡上計吏武帝大悅遂殺邴原字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仕御史洪子原字德輿清貞博學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爲散騎常侍遷守河內太病卒贈驃騎將軍壽事給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綸爲嗣）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琬成宗矣知性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鄴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不乘車曰單步）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爲（亦有器望非爲逋逃倫所誅韓氏遂滅）

吏德政最著（弁州刺史中丞文帝踐阼陟書以爲幽州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陟書以爲幽）驃丞相掾屬魏州刺史北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博士賈逵奏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州刺史曰吳中郎將上所）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別駕屢諫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空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校王氏謙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清）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校王氏謙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清注良因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內不歷近職者不可使處外此有深旨
兩王渾

檢持決臣往年出使細過雄郡自謂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報命爲劾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大義然竊觀古今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豪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慷慨淺見之情謹冒陳聞部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枝能文武之姿豪而知指繩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爲木意也雖後爲幽州刺史入爲尚書令以涿之子太尉武陵侯行荊州刺史澄皆父子魏名臣奏載侍中崔琰表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遝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貿即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遊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襄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吏休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歌詠當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漢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條申之以內外增減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令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一切無常固難一矣且詩不云乎其儀不忒其德不回其儀不忒必如一而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身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順安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垂績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牧從南監本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議魏則三公其失同也 增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未有命祭之禮安給牲牢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宜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適足繼絕世章成德而已空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堯舜所以寶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蓼倫育之以立誠一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始滅久照豈不有踰於聖哲哉何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帝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簒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爲吉士中卒爲吉士性率而疎以此梅之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 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有人恩義甚篤鄉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卽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子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冰初中蝗蠻爲害蝗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羣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除武陽令羣式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子昌昌弟暇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靖次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郡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 在河北呼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奈靜無所不當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桑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桑教曰昔鄀吉臨政吏當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幷州叛桑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桑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桑哀之徐解衣覆桑而去自是辟焉魯桑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慎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以爲重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士者奏讞殺之桑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明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則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楨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掾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桑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掾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梁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桑文帝踐阼以桑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桑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
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
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
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
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按事劉慈等自貴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衆皆請
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
事又希與朝政乘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
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遭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選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令偃息
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安溪先生云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此旨

安溪先生云自東漢以還其衆蓋矣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公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
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
治書執法鮑勛而衆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衆詣臺遣使者
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衆還寺明帝即位封衆延壽亭侯
時博士執經各上疏曰臣聞道德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
明義昔漢末喪亂典籍殘缺戰攻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
羣幽塞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
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
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敞哲敷弘大猷
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
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敞是明帝名而文惠上疏不避

勵怠憊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桑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土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埶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安溪先生云若無賢公卿相先引彙適足以長奔競之門耳

高柔章奏進然三分之志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聖嗣不昌殆能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竊於禁內射鹿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龐劣奏陳其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

恭任內侍先淵未及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乘上疏曰書稱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昆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昆先數自歸東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昆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殺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昆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周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猜忌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柴救火者哉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梟子馬超背父情任計琳利忘親縱慾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疫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交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疫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醇綱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嚴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豪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詐術籠之以權數鈐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姦戮之罰亦猶濟盟由乎一人在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條其父兄凱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

安溪先生云此老迂峻不近情理之論無如此萬一子弟狀而父兄恭順者此人尚可自列于尊守就而免其父兄其宜矣

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賢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數絕之誅案不然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

臣松之以爲辨章事理貴得情中之宜何必虛

殺人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典非防

近世況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秦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秦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須任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棄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戀之酷忍之性既已夫有所誅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妻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有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姦正刑之中哉昔趙鞅之殺也以先請獲免鍾會之死也以不赴不赦今此比蓋爲不必晃之則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廣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秦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貲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處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防疑當作昉

覽一空至增益疑有脫誤

宜以南監本

財者甚收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小大白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食百二十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狐一日共食一羊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羊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不知有人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讐又曰汝夫有舉責人錢乎對曰嘗舉錢與人柔曰汝夫不適坐小事繫獄衆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舉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言舉禮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詣

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僕卿曰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二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適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眞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誕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予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授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宮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有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斂拜少府出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處內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縱不得真獄可折矣此解結之術也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掾圖空屬平原而曹爽信淸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
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郤以馬丹戾爲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
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
得尋按檄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
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
解與圖奏而郤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
輒東帶著履駕車待放爽晃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
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何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
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假持節護匈奴中郎
將往兒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小邪
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慶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
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
出爲高唐陽泉鄭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
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
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上
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敎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警云何不爲劇
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息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開
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懼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高柔爲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難退并致訖也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
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
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
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與歸里舍毀于家遺令藏足容棺
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論曰甫侯子哩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勳前朝改封哩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係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劣